

第三輯 第三期

# 華仁學報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

半月刊

出版者：九龍華仁書院學生會  
編輯者：九龍華仁書院學生會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九龍大馬路二四二號  
承印者：永德印務  
地址：九龍大馬路二四二號  
電話：八〇八五三  
總編輯：邵善波

## 啓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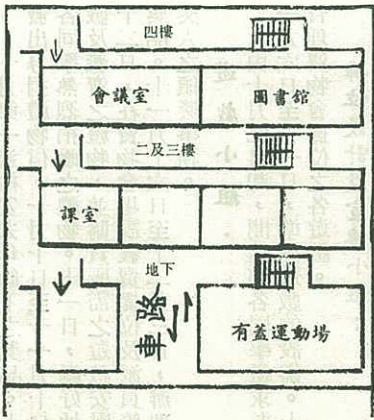
如欲取得在本報刊登的圖片，請向總編輯接洽，或向周庭柳同學（五丙）詢問。  
× × ×  
爲方便各同學投稿，本報在校舍兩層入口處均設有投稿箱，以後凡有稿件，請投入箱內便可，或直交與各編輯。

## 寫在本校新校快將落成之前

大約兩年前，本校因課室及實驗室地方缺乏，故已有擴展校舍之計劃。但是，起初由於經濟上之困難遲遲不能施行；最後，香港政府答應資助一半經費，其餘一半校方則委任本校陳福偉神父負責籌募，成立了一個籌募經費委員會，事因建築費共需五十餘萬，這艱鉅而有意義的工作就在兩年前展開了。

身爲前輩之華仁舊生會有見及此，立即展開領導作用，於希爾頓酒店舉辦了一個籌募建校經費餐舞會，成績也算不錯，在這經費中打下了基礎。又於翌年春天，在九龍樂官戲院爲籌款義映「齊瓦哥醫生」。繼於六五、及六六年冬天在本校禮堂公演莎士比亞名劇「皆大歡喜」和「鳳凰」以作籌募經費，成績極爲理想。但是，距離理想目的還十分遠，故又於六七年春天，在本校舉行籌款抽獎賣物會，內裏包括有一個下午流行音樂演奏會，邀請本港著名樂隊到來演奏，晚間則舉行一個遊藝晚會，由本港著名紅伶范臨臨抽獎，此次抽獎的收入成爲了全部經費之主要骨幹。

最後，在本年夏天由華仁戲劇社在大會堂音樂廳爲籌款義演英語鑼鼓甲歌劇大喜劇，收入成績大爲可觀。本校籌募經費運動在兩年來歷次努力之下已完滿地結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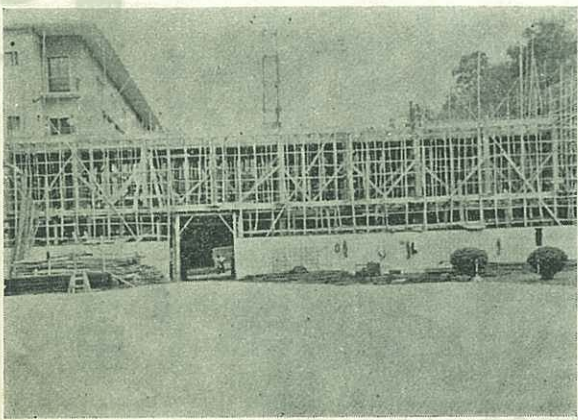


(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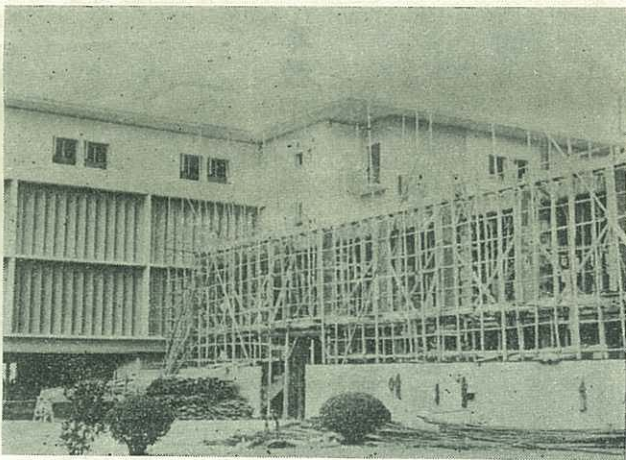


## 專題

校舍建成後，地下爲一有蓋運動場，性質仿似現有的乒乓球場地。二樓爲課室，爲中六級用。三樓亦爲課室，但其中兩個將連接成生物實驗室。四樓亦爲校舍，除有一個頗大的圖書館外，亦有一個會議室，將



(三圖)



(二圖)

## 圖片說明：

圖一：新校舍各層平面圖，三樓的生物實驗室並無列出。

圖二及圖三：爲校舍建上蓋情形，現已全部完工，待裝修後便可應用。

## 兩週來的時事

由上星期開始，本校的各類體育活動，都已進入了高潮，撇開田徑運動會，首先是校際十一人足球淘汰賽。十一月十二日，甲組在九龍仔球場與巴富街官立中學作戰，由十二時大戰到二時，仍以二比二未分勝負。一星期後再賽，我隊以四比二得勝晉級。乙組則以二比〇擊敗崇真書院，下一場將與聖保羅男校或聖士提反書院作賽。

十一月十四日，乙組又再度出師，與會以二比〇把我隊擊敗的信義中學作戰，這回他們欲報前仇，臨完場一分鐘時，還以二比一領先，可惜一中衛多多盤弄，結果輸回一球，以二比二終場。

十一月十五日，我隊甲組又再度出師，與會以〇比四負於我們的英皇佐治五校作友誼賽，這回他們全以正選人馬上陣，劇戰結果，我隊以二比二打成平手。

十一月十五日，我隊甲組又再度出師，與會以〇比四負於我們的英皇佐治五校作友誼賽，這回他們全以正選人馬上陣，劇戰結果，我隊以二比二打成平手。

校際網球賽，也進入了高潮，我隊球隊六戰三勝一和二負，還有二場未賽，而這二場都是硬仗，劇戰連連，在所不免。

校際乒乓球比賽，一共有十多個學校參加，我隊甲組成績平平，三戰一勝，乙丙組則甚出色，皆三戰三勝，希望他們能夠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十一月十一日，空手道會獲得陳國華一段前來，悉心指導各會員學習「平安初段」這一套拳術，各人十分熱烈以赴，可惜陳國華君認爲各人操練太疏，故成績不好。又該會於十一日開始，已暫時停止練習，蓋因聖誕節考試迫近，俾使各同學獲得溫習功課的時間，該會已準備於考試後恢復練習。

大致上來說，我隊於本年開學以來的體育活動，處處都表現得不遺餘力。每天放學後，草場都被各類活動熱烈的舉行，不是足球練習，便是田徑賽，而各同學都踴躍參加。每場足球賽，都有數百名同學爲各隊捧場，這比起全校人數，佔了大多數，由此可見各同學的熱忱了。

## 校運會賽前拉雜談

近數年來，在校方極力鼓勵下，我隊的田徑水準普遍地提高了，各同學對於田徑運動亦很踴躍參加。這點可以從最近數屆校運會的熱烈情況中看到。今屆的校運會，已定於十一月二十七及二十八日兩天舉行（相信本文出版之日，校運會已剛開過，各項成績大家亦有目共睹）。據體育老師朱志成透露，今年參加人數與往年相若，情況相當熱鬧，而各運動員練習時的水準亦很平均，這點是值得慶賀的。

校運會的田賽項目，大都在二十七日前完成，至截稿時止，已有多個項目舉行過了，冠、亞、季軍相繼產生，而各社的積分亦此起彼落，相差甚大，相信不到最後一天，還不能決定那一社可以取得社際冠軍。

已舉行的田賽項目，有數項的成績較爲出色，尤其是甲組錢耀成在跳高一項以五呎七吋打破本校紀錄，更是難能可貴，按錢同學若於他日之校際運動會有此演出，當可與別校之選手一爭長短，若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不難替我隊奪得一面金牌。此外甲組跳高冠軍成績爲四呎二吋，也是水準之作，而乙組三級跳遠和甲組擲鐵餅，成績雖屬平平，但是奪得冠軍的都是新面孔，誠是一可喜的現象，至於徑賽的演出和全部總成績，則有待三十日過後纔能獲悉，當於下期學報公佈和加以詳細評述。

個人方面，今年的全場個人冠軍將會有一番劇烈的競爭，袁原是本校的大熱門，他在徑賽當可輕易取得兩項冠軍，但因其其在田賽項目中的跳遠實力稍弱，至影響其冠軍呼聲，此外，錢耀成和光克均窩在旁，倘袁光一有差池，兩人當可脫穎而出，錢耀成已奪得跳高冠軍，他在其餘兩項跳欄和三級跳遠亦實力相當；至於王克光在徑賽亦將可以奪取一面金牌和一面銀牌，他在三級跳遠和錢耀成碰頭，到時定有一番爭逐，除此三人外，其餘邵善波、劉保光和李其英等皆實力不俗。至於乙丙組的個人冠軍，則因筆者對他們實力不詳，未能預測，祇得留待校運會過後加以評述。

## 第二十五屆陸運會運動員人數統計

今年的運動會，像往年一樣，在本校的運動場上舉行。比賽是照歷年的辦法，把全校各班級平均分成紅、黃、藍、白、綠五社，各項比賽的總成績，均以社爲單位計算。

茲將各社參加比賽之人數列表如下：

| 社名 | 甲組 | 乙組 | 丙組 | 小童組 | 總數 |
|----|----|----|----|-----|----|
| 紅  | 27 | 28 | 19 | 1   | 75 |
| 黃  | 27 | 14 | 9  | 0   | 50 |
| 藍  | 30 | 31 | 8  | 4   | 73 |
| 白  | 25 | 18 | 8  | 4   | 55 |
| 綠  | 17 | 20 | 4  | 14  | 55 |



# 我在一九六七年—— 香港天主教福利會慈善賣物會中

本年本校攤位由學生會負責

一年一度之香港天主教福利會慈善賣物會，已於十一月五日及六日分別在香港聖保祿書院及九龍聖瑪利書院舉行。像往年一樣，本校參加了聖瑪利書院舉行的那一屆。不過，以往本校在賣物會的攤位，一概由聖母會主持，學生會有感此為全體同學表現同情心的機會，故由今年起由學生會主辦。

## 籌備委員會成立

本年九月二十日，本校賣物會籌備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因為本年為學生會主辦的首次，故請聖母會舉薦人員。經校方贊同後，委員會正式成立。這次會議，訂定了本攤位的全體計劃，並組織了四個小組，分頭開始工作。

籌備委員會名單如下：

- 主席：謝榮耀
- 副主席：邵善波
- 財政：李復森
- 抽獎券小組：方書林
- 助理：曾榮彬
- 獎品小組：孔慶功
- 助理：譚光源
- 遊戲小組：劉啟泰
- 助理：周柳庭
- 攤位設計及宣傳小組：陳國雄
- 宣傳小組：邵善波

委員會並通過特別邀請歷年本校攤位主持人楊佐行同學(U6A)為顧問，並擔任會計之職。

九月廿五日，委員會派代表二人參加在天主教福利會舉行之會議，說明本校攤位形式及需要。



本校售賣攤位

## 各小組工作進行情形

### 抽獎券小組：

九月廿日向香港樂聲牌總代理信興行購得用作抽獎券之第一、二、三獎券。(現金向校方借取)。同日，與南洋印刷公司洽妥印抽獎券事務。八日至十日，獎券陸續送到。蓋校印。十一日下午，發出獎券與各班同學。十月廿一、廿八、十一月四、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共計三十一日，發售獎券。十一月五日放學後，收回票尾(額外獎券隨時領取及交回)。十一月五日上午，設攤售賣獎券給到本校聖堂參與彌撒的教友。十一月十二日，設攤於賣物會會場售賣獎券與熱心人士。十一月十一日晚上七時十五分由神父(Fr. Coghlan)在本校攤位抽獎。十四日，印製幸運號碼。十五日，發售幸運號碼給各同學。廿四日，幸運號碼見於中、英文公報。

### 獎品小組：

十月第一週檢去去年餘下之獎品。十月十日發出募捐禮物。十月十一日至十一月十日，收到各同學熱烈捐贈之禮物。十一月，編好抽獎、遊戲及義賣之禮物，並購買所需之遊戲安慰獎品。十二月，在賣物會會場設義賣攤位及派員管理遊戲獎品。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二月三日，辦理獎券中獎人之領獎事務。

### 遊戲小組：

由十月九日起，開始向各同學徵求遊戲。十一月六日至十一日，準備遊戲的設備。十二月，管理賣物會攤位之各遊戲。

### 攤位設計及宣傳小組：

每日繪畫需要的廣告。十一月六日至十日，每天放學後設計攤位。十一月十一日，佈置攤位。

### 賣物會日

是日，本校在會場中佔有一遊戲攤位，一攤位作陳列獎券獎品用，一攤位作義賣禮物。遊戲攤位中設六種玩意，以「捉蕃茄」、「羅通掃北」及「飛鏢」最受歡迎。義賣的攤位上，整天擠滿着選購的人羣。

## 本年為紀錄年

本年本校攤位，因受到同學們的熱烈支持，創下了很多紀錄。主要的有：  
一、各同學捐贈禮物的熱烈情形，為歷年來所罕見。  
二、全校共有七班同學完全售出領到之獎券。  
三、本校攤位設計得全場最優。  
四、本年本校攤位的總成績(包括抽獎券)為一新紀錄，計共一萬一千五百五十元。

## 各同學熱烈支持的成果

從以上紀錄，可看出本校的同學，是有無比的同情心和潛力。因為這些紀錄，不是一小組人所能創造，而是全校同學合力創造的。希望明年本校攤位，更能獲得各同學的支持，創造出更好的成績。



本校遊藝攤位

## 本校中文學會主辦 朗誦欣賞會

### 香港詩歌朗誦團演出

本校中文學會在十一月十一日下午舉行「朗誦欣賞會」，由「香港詩歌朗誦團」，由「香港詩歌朗誦團」擔任演出，參加者有來自五所友校的同學，共約三百餘人。

「香港詩歌朗誦團」在本港成立，已有六年歷史。在其導師劉秋生先生領導下，該團儼然為本港首屈一指之詩歌朗誦團。在過去一年中，曾就各公共場所演出，深獲好評。其團員雖來自各方，有就業者及肄業中上學府者，然皆能熱切參與集會。此精神實堪嘉許。該團現在主持本港「華僑日報」之「朗誦雙週刊」，對詩詞探討與朗誦研究，不遺餘力，其成績誠屬有目共睹，自是眾口皆碑。中文學會能得「香港詩歌朗誦團」蒞臨演出，實為無上光榮。

當日節目由下午三時開始，除開工一段時間為由劉秋生先生主持之朗誦問答外，餘者皆為朗誦表演。當日節目之特點是範圍闊，計古人有詩、詞、聯、樂府……種種，今人者則有新詩與對話式散文朗誦。這一個編排，實于我等學子益處良多，除去欣賞其精采之表演外，無疑更能加深對古代韻文的認識，此實多得益於主辦者之細心安排。又當日之朗誦者俱能在其表演時，作出不少次要的典範：如上台時應有的禮貌，手勢的適中運用，面部表情的襯托等。相信當日參加的同學，定獲益匪淺。

另一項不能忘記的，當是劉秋生先生的朗誦問答。內容涉及亦廣，如朗誦者應具之禮貌，聲調之控制與運用，面部表情的需要與手勢的陪襯等等。劉先生雖滿頭花髮，但聲若洪鐘，時而作親身示範，妙語連珠，愈顯其老當益壯。後更得臺下如雷掌聲。

學會主事人，亦要藉此機會，向當日參加之友校同學致意。彼等為德望中學、瑪利諾書院、聖瑪利書院、喇沙書院、伊利沙白中學。可惜當日日本校同學參加朗誦者不多，平白失去了這個欣賞精采中文朗誦的機會。

## 校際橋牌比賽 已完滿結束

校際橋牌比賽，經過數星期劇烈的角逐後，已於日前全部結束。冠軍為友校香港華仁書院，亞軍為聖保羅書院，季軍為九龍聖瑪利書院。容鼎盛，實力不弱，但演出水準不定，且常犯戰畧上之錯誤，如輕敵和調動失宜等，故後勁不繼，先被晉升聖瑪利中學擊敗，隨後再僅負於聖瑪利中學。更遭逢賽會作出若干不當之處，我隊力爭無效，祇得屈居第四。茲將各校成績列下：

- 聖保羅書院 四〇·九六(Victory Points)
- 聖瑪利書院 三三·五五
- 九龍聖瑪利書院 三三·五五
- 聖瑪利書院 二八·七六
- 聖若瑟書院 二一·七九
- 聖瑪利書院 二一·七九
- 聖瑪利書院 二一·七九
- 聖瑪利書院 二一·七九
- 聖瑪利書院 二一·七九
- 聖瑪利書院 二一·七九

## 班際橋牌消息

班際橋牌決賽，已於十一月四日比賽了一天，優勝劣敗，戰果正當。六理班以八對〇V.P.壓倒五甲班。同日，六文班亦不甘示弱，以七、六對〇、四V.P.大勝四乙班。是日兩班皆在輕鬆的姿態下取得勝利，演出凌厲非常，其勁道本色彩露無遺。按決賽採四隊單循環舉行，故還需兩日之比賽，可以決定冠軍誰屬。他日六文班與六理班對壘，兩雄相遇，正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才，預料雙方必殺得天昏地暗，始能分出勝負。據橋牌會主席 同學透露，因各同學均需要預備將臨之考試，故餘下之決賽將延至聖誕假期舉行云。

## 在校方協助下 攝影會添置新放大機

本校攝影會，已有四五年之歷史，在多位老師的悉心指導下，歷年成績都不錯，但該會黑房之放大機，雖為名廠出品，鏡頭極佳，但因「一年事以高」，令各會員在使用時，往往感到諸多不便。今年開學後不久，各職員認為添置一架新放大機，是必須的，但苦於經費不足，雖然每次收的會費不少，但支出購買各樣藥液的款項也相當大，所餘不多。最後決定向校方請求幫助，經譚詠詠老師向校長相量後，校長欣然答應送予一座新放大機。該會於是購置新放大機一座，鏡頭一個，各會員於做各種放大工作時，有十分滿意的結果。

又該會最近從會費中撥出一筆款項，裝置一個萬能角鋼的架子，這個架長三尺闊二尺高大約四尺，是用來把新放大機配上去的，使會員能放大至16x20吋的大照相，以便參加比賽云。

## 學生會消息

### 班際戲劇比賽正在籌備中

每年四月中，本校都有一個戲劇比賽，今年將由學生會主持，籌備工作進行已久，劇本得科理神父供給，由一至四，各班均有預備參加，導演一職，除少數高班外，由高班同學擔任，一切工作已預備妥當，待考試完竣後，便各自排練。

戲台之工作，將有專人負責，但人手不足，如各同學有興趣於舞台工作，歡迎向陳國雄同學(六文)詢問。

### 印製聖誕卡

每年同學為購買聖誕卡所化的金錢，可算不少，學生會見及此，今年特印製兩種聖誕卡發售，設計以簡單清麗為主，售價特平，同學反應良好，售出很多，各同學多稱方便。

## 學期考試

### 將於本月十三日舉行

本學期快將結束，學期考試亦已定於本月十三日舉行。一連九天直到二十二日結束，校內各會活動，亦已暫停，以待各同學準備功課。

## 中五級聖誕晚會已在籌備中

公教學生神師科理神父，每年都為畢業班的同學們組織一個聖誕晚會，並且邀請友校同學的聖誕晚會。這個晚會，使本校畢業班的同學們多一個社交機會，及在會考之前，交換各人的讀書心得。

今年，科理神父也照以往的慣例，邀請了德望學校的同學來參加，並且請他們派出四位代表來與本校的幾位代表商討進行籌備工作的計劃。友校代表一行四人，準時在十一月六日下午四時半到達本校，於是就在客廳中開始討論。首先由科理神父照以往各年所得的經驗，向這籌備小組提出寶貴的意見，繼後分成三組去策劃，即如何去負責遊戲、晚餐、及餐後的餘興節目。可能是大家都不熟悉緣故，至經過整整一小時的計劃也得不到什麼結果，只是負責晚餐的一組才列出了一個大約的菜單，且由本校的二位代表去外面餐廳洽商價格。負責遊戲的一組也準備好盡腦汁去想想有趣的玩意。至於負責餘興節目的，最後，大家又決定了第二次會議日期、時間、地點。便結束了這次的會議了。



陳國雄

生物學會簡介

白兔

整頓之後，已是煥然一新了，這組會員是負責餵飼料，換水，和種植水草等。他們還要注意熱帶魚的生活過程和其他細節，以避免害蟲的滋長和能夠及時將病魚隔開。

×  
×  
×

換了一些

整頓之後，已是煥然一新了，這組會員是負責餵飼料，換水，和種植水草等。他們還要注意熱帶魚的生活過程和其他細節，以避免害蟲的滋長和能夠及時將病魚隔開。

，營火會在女童軍總會舉行，在參加的

學會的其  
方面的央

且當搜集到微細的生物時，是可以讓各會員用放大鏡或顯微鏡來研究的。

最後，本會是特別歡迎中三以上的同學加入的。

學長們的  
黃麋仔

時抵達目的地，但天已經漆黑。帳幕搭好

見團結。

論社

開學以來，我們聽到一些同學，對學生會干涉學會的事不滿。而事實上，學生會並未向任何學會作出干涉，不知何來此非議，各學會一向獨立行政，並不受任何控制。他們差不多享有絕對的自由。這種三不管的情況並不是一種健全的組織，這樣下去，可做成混亂的情況，而各學會的活動不能平均，互相衝突，以致有不快之事情發生，有些身兼數會的同學，更有分身不下的之感。

學生會的組織，是全部學生的代表，各學會都自然成爲其屬下之學會，這是一個一百八十度的改變，多令各會的工作人不滿，但這是必然而正確的事，若要有一個完美而愉快的學校生活，便必須要有秩序。而學生會便負起平衡各會活動的責任。這種趨向，是成立學生會後必然的，各學會開始時可能不大習慣，但應盡量合作。學生會並不是控制各會的活動及自由，而是爲大家安排一個平衡的而有秩序的課餘活動，高呼着自由而不重紀律的人，必引至混亂及不安。



鄺漢星

出版，並且內容裏收集不到更多有關學校生活的報導；難道如此，就應當深責編輯委員們辦事不力嗎？第二期在六月才出版，也實在遲了一點。不過，我們不要忘記，編輯委員們全係第五、六、七、三級的同學，二三月間，他們就已忙於溫習

人君，但志願無盡，生命有窮，辛勤如始皇，亦不能竟法家理想全功。

(二)秦之愚民及高壓政策乃爲政治上之大失敗。李斯相秦，不能使雜學納於正流，於是焚

許少偉

會不作考慮，盲目的大叫要幫手，數十人擠入暑期活動委員會內，那他們一來不知手尾，二來委員根本不須這許多，正是一人多手腳亂」，不但做不到甚麼，反而會越幫越忙，攪個一團糟出來。同時，第五級的同學們暑假完畢後就升上第六級，成為學生會的支社成員，正好讓他們趁機吸收安排和舉辦活動的經驗。我本人在暑期的各種活動中，都參與了籌備或執行的工作，並準備在什麼時候委員會需要更多人手幫忙的話，去召集學生會的幹事或成員來協助。真相如此，胡同學指責學生會故意袖手旁觀，實嫌失諸顛頂。至於有許多同學有意讀法文一事，學生會更是絕未聽聞；就在去年進行的意見測驗裏，也未見有同學要求開設法文班。可能他們不敢提出意見，但同學卻決非學生會的錯啊！胡同學大概耳有所聞，目有所睹，心有不甘；但耳聞目睹的未必就是真相，內中可能還有很多因素存在。衡量一件事必須徹底進行「觀察、耳聞、查問、接觸」四步驟，才能夠正綫和不偏激地批評其好歹，否則就很容易形成歪曲的想法了。未審胡同學尊見以為然否？

不過，話說回來，胡同學的意見，亦有十分正確的地方。譬如他指出學生會辦事人手不夠，班代表未能達成任務，和學生們不夠熱心等數點，確是學生會的毛病。我很高興可以對胡同學、對全校各同學說：學生會接受了以往的教訓，今年決定訓練更多辦事人才，以及增加宣傳工夫。相信在不斷的努力改進之下，它會逐漸長大成熟，結出豐富的果實來。

最後，我順帶呼籲各同學多向學生會提供意見。這樣，學生會得以改善其缺點，從而更快地邁向合理的理想。胡樹輝同學的敢言肯言精神，容更希望各同學除了應有胡同學的熱情與勇氣外，還兼有醫者一望問切之的態度，去研究和討論學生會的事情，加以以鞭策和鼓勵。那麼，學生的前途將是充滿錦繡陽光。

關永圻

與希瑟相比，大概 Beanie 比較學識豐富，思想亦覺深入，雖然仍缺一套有系統的哲學理論，他們都能為追求自我生存目的而奮鬥。就一位典形的「比尼克」詩人，我們大約亦可一視他們都活得更像一個「人」。他們都是善良而單純的（轉英文第二版）

民太甚，失敗點與改革無多大關係，只文教上略有改進，而能維持之，則秦乃偉大政治之表現者也。

× 和平，推而論



四乙 李 海

凝望著今天的中秋月，滿臉涼涼的。淚水不覺又流下來了。

一甲 楊汪泓

我曾問德堅的祖母有沒有他的書信，從她口裏知道自夏末後，還未曾接過一封信，可能因事忙罷了。我不禁對着這間空屋的一切景物，呆呆地發愁。

五甲  
鄺兆銓

秋  
月

蛙兒從荷葉上下水裏。拾頭一看，原來那位嬌弱的月亮姑娘，還含羞答答的躲在艷麗的晚霞中，這時，湖上的遊人漸多，到處都有人滿之患。

很快的，天空黑將起來，月亮姑娘完全露出她的色相了。湖裏的倒影映出銀盤似的月亮，「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大地都變成了一片銀色的世界，光線是那麽柔和的，充份地表現出人類純潔的，善良的心。水波飄動，把月光化成了一絲絲，一片片的，使我們目炫心惑，眼花撩亂。

張眼數數湖上舟子，一、二、三、四……數了這艘，那艘又搖踵而來，令我目不暇給，數來數去也數不清。再看看腕表，已是將近九時了，我們便捨舟登岸，那時遊人漸散，我們揀了一塊草地，坐下吃些東西，正當那時候，嬌弱的月亮姑娘正高掛在當空，我們再細細的欣賞一輪皎潔的明月後，便啓登歸途了。

——馮禮和——

再譯第二句，從 A—B 字典，Abari = Begaso。  
Abikik = Bezikor, Amadi = Bemado, Ak = Bel,  
Abari = Begaso, Adinir = Bedinor。根據 B 語語法（  
①B、④B、②B、⑤B、③B、⑦B、⑥B 及 ⑧B）  
，可譯出：

上期因稿件太多，本文被迫分兩次刊登，因至有頭  
尾不顧之敝，特此致歉。——編者——

A B

| A      | B       |
|--------|---------|
| Abari  | Begaso  |
| adinir | bedinor |
| ak     | bel     |
| Amadi  | Bemado  |
| abikik | bezikor |

第三、天主在燒著的荊棘叢中召見梅瑟，而現在發現了一種植物會發出易燃燒的氣體，用火一點，便能燃着，故這聖蹟是可以肯定的。



談影評的價值

No artist needs criticism, he only needs appreciation. If he needs criticism he is no artist. — Gertrude Stein.

奇怪的是，說這句話的 Stein 本身就是一位極負盛名的文學批評家。因此她這句話絕不是隨口而出的。然則照她所說，藝術評論豈不是沒有存在的價值嗎？這問題容我暫時押後。

對一個藝術家來說，最重要的是個性的表現。他的工作就是把他的個性從作品中忠實地表現出來。倘若一名導演在拍一個鏡頭之前，先顧慮到影評家的反應，他就完蛋了。一位名導演說過一句話：「我在拍片的時候根本就沒有想到觀眾」。唯有這樣他才能忠於自己的作品。要適應每一位影評家的意見或口味根本上沒有可能。費里尼說過一個小故事：有人捉了一條變色蟲，把它放在一張紅紙上，牠就變紅，把牠放在藍紙上，牠就變藍，等等。你看，那是十分滑稽的。而一個藝術家不該是一條變色蟲。藝術家該是自己的主人，他只要忠實地表現自己，至於這「自己」能否得到別人的欣賞，那是他無需，也不可能顧慮的。

藝術家的工作是表現，而評論家的工作是說明他自己將這表現的意見和反應。所謂純粹客觀的批評根本就不存在。因為你若要批評，就有好與壞的標準，而這位評論家就必須帶着一套模範，而這位模範就是評論家自己的性格表現。（對不起，用了許多「而」字，排字房一定煩死了。）

一篇評論文章就是藝術家的性格和評論家的性格相擊而拼出的火花。這火花本身就是一种結果。要是一位評論家企圖以自己的文章去影響一位藝術家，他便超出了他的任務範圍。沒有人可能改變一位藝術家，除了他自己。評論家要從別人的作品看自己。T. S. Eliot 說過：A critic is a failed artist，可謂十分貼切。一位藝術家可以獨自存在，而評論家的存在却得依賴藝術家。沒有藝術家，就沒有評論家。評論家的工作是 Reflect，不是 Create。他唯一的責任是要對自己所說的負責。舉例說：一位影評家可以說希治閣虛虛玄玄不好，然後再說明虛虛玄玄不好的理由。但他不可能要求希治閣不虛虛玄玄，因為希治閣之所以為希治閣，就因為他故弄虛玄，卻從不欺騙。換言之，他的評論該是全面的，不是片面的。歸根到底，他只能說：這導演這樣不好。他不能說：這導演應該這樣。前一句說話是 Reflective，後一句是 Creative，其間的分別顯著的。一位評論家頂多只能作一些建議，建議的被接受與否，全由導演決定。

總結：影評的價值只對影評人才存在，對藝術家的導演來說，影評沒有存在的必要。

何國道

艾森斯坦繼續他的電影創作，一九二八年拍成了「十月」，主題是十七年代的俄國大革命。這片子不平凡的處，就是不用故事方式去描述事情，而以特殊影像作比喻。舉個例子，片開端時，革命者把沙皇的雕像推倒破壞，象徵沙皇的失朝。後來，當新政府成立後，碎了雕像却自己的重砌起來，回復完整的模樣（艾森斯坦把原先的菲林倒轉放映而得此效果）。整整「十月」都是由各種不同效果組成，但大部份均不為觀眾所明白。不過，無論怎樣，當局以其政治思想不健全，也就禁止公開放映。

稍後，艾氏前往巴黎、柏林及倫敦旅行，並就電影技巧問題作演講。他也曾到過荷里活，有意替派拉蒙拍一個美國悲劇；可是雖然原著人 Preiser 對他的風格大表嘉許，派拉蒙却一口拒絕。

這時的艾森斯坦滿懷惆悵失望，毅然跑到墨西哥，開拍一部關於墨西哥人歷史的電影。內容包括馬雅族的文化演進，西班牙的入侵及統治，與及最後的流血大革命，片名就叫「墨西哥萬歲」。可惜天不從人願，中途因經濟困難，迫不得已擱置放棄。後來人們把已拍成的片段編了幾套短片（「死亡的日子」、「在太陽的時光」、「墨西哥萬歲」）。雖然艾氏對此極表失望不滿，它們究竟還有一看的價值。

回到他的家鄉蘇聯，艾森斯坦要改革風格，完成了那部純故事性質，關於十三世紀俄國武士的「亞力山大·涅夫斯基」。此片以一場雪嶺大戰為高潮。聽說拍這場景時，艾氏對 Nikon 在「迷失的樂園」一書天堂之戰的描寫時刻不忘於心。而配樂能手波高夫底音樂，更能配合片身的節奏和氣氛。

艾氏的才華，於「恐怖」的依凡「再次顯露無遺。演員們面具式的化粧，和日本的「歌舞伎」不相上下；出色的配樂，與尼哥拉·卓加蘇夫嚴肅的表演，有點兒歌劇風味；那燦爛、美麗、細緻兼而有之的戲服，襯着鮮明悅目的顏色，使影片許多地方活像文藝復興時期的油畫！

艾森斯坦  
——蒙太奇之父（下）  
陳錫康



——潮高之「基斯夫涅·大山力亞」  
。幕一戰大嶺雪

沒落偶像的再檢討

關永圻

沙里斯(Sarris)在其「作者論」中，為了支持他的理論，特別把現代導演按功力與世界觀，分成等級。照他的意思，如果被列入「沒落偶像」中，便不最值得一顧，已算是陷於萬劫不復之地了。現在且不顧「作者論」是否一完整的影理理論，但沒落偶像的導演，如佛烈烈納曼、大衛連、比利懷德、威廉韋勒等人，實在值得再加以檢討。

佛烈烈納曼一向甚得中國知識分子稱讚，他的含蓄作風，對中國傳統尤覺接近。就以他的幾部代表作：「龍城殘霸戰」、「紅粉忠魂末了情」、「一龍一鳳」、「烈士忠魂」、「四季人」來論，我們都可以感覺到他的意圖藉電影來詮釋他的思想——人處在世界上地位。他的英雄，都是那些不知變通的死硬傢伙，朝着一條路以為是的路走，如「龍」片中的警長，「紅」片中的小兵，「烈」片中的老戰士。他們再無別路選擇，這或是佛烈筆下人物的困境。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英雄們都勇於面對困境。而他們的結局却完全繫於導演觀念的轉變。「龍」片的警長獲得完全勝利，「紅」片的小兵的被槍殺顯示了佛烈對生命發生意義，而「烈」片中的老戰士和「四季人」中的摩亞，却是勇敢地接受了死亡。當然，我們不能就此說佛烈已變為悲觀，他的英雄到底還是充滿著勇氣和自信，準備著一切生命的挑戰。

從「烈」片中，我們還極能感出佛烈的性格，他的映象呈現仍然那麼的主觀。這樣的一個作者，就此冠以「虛構世界」的名而打入沒落偶像的廢墟，是否過早，「四季人」之製成，博得了甚多好評，我們且拭目以觀罷。

大衛連是一位名符其實的「大」導演。他的製作幅度極廣，題材處理亦潤。撇開他的早年製作狄更斯的作品外，他都善於掌握較為偉大的描述，如「桂河橋」、「沙漠英雄」和「齊瓦哥醫生」。當然，精緻的小巧作和如「苦海孤雛」一系，顯出了他的細膩手法，亦奠定他在電影界的地位。其後的「桂河橋」還能浩然的確立，「沙漠英雄」已看出他力不從心了，這部只是一大

幅度的製作。而在滾滾黃沙中我們只嗅到一陣枯燥氣息。「齊瓦哥」是較失望的一部，比起羅倫斯來，齊瓦哥祇是一個模糊的印象，大衛連也提摸不住動盪的蘇聯革命。但我們仍然承認大衛連的潛力，他絕不會就此沒落的。

所列入四人中，大約比利懷德最無可救藥。他曾被目為荷李活的三W之一，無庸否認，「桃色公寓」以前的比利懷德還是惹人喜愛。但此後的「花街神女」，「扭計師爺」，都顯示了他的所謂諷刺，只不過是對小人物的誇行誇張，俾觀眾有所觸發而笑矣。看過上述兩片後分析，你大約也可以認定懷德只存心引人開懷，不帶（或無意帶）任何寓意。這種討好觀眾的態度，並非流暢電影手法所能補救。會喧嘩一時的電影作者，現今態度如斯，夫復何言！

威廉韋勒的沒落偶像地位，大約很多人反對。韋勒是美國導演中的全能者，大作品如「賓虛」，小作品如「雙雄怨」，好作品如「金枝玉葉」，壞作品如「山河血淚美人恩」。他的幅度可大可小，水準亦時高時低，根本不可能清楚的把他分到那一類。只要多看一些「金枝玉葉」、「雙雄怨」、「賓虛」，少理那些「山河血淚美人恩」、「偷龍轉鳳」，便能對他恢復信心。韋勒的獨特細緻，風格，依然是那麼可喜，我們怎樣就此扣上一頂沒落帽子給這位大師。他的近作「蝴蝶夢」，無疑也因此再鞏固自己的地位。威廉韋勒的意向比較客觀，處理上時顯見他是一個唯美主義者。當這位大師專心製作的時候，無疑他大可擺脫沒落的惡號。

其他的沒落偶像中，伊力卡山也是值得重新檢討的。他的「碼頭風雲」、「伊甸園東」、「青春夢裏人」和「偷渡金山」，還在我們的懷念中。聽說他已決定放棄導演一職，以用筆能更容易表達他的自我。所以暫且不談。

上面所舉的沒落偶像中，最少有兩人的地位可以重新估計。由此也可見大約「作者論」中的「沒落偶像」，並非永不超生的。

威廉·威廉  
徐鏗

威廉的最好作品，應該說是一九四六年拍的「黃金時代」(The Best Years Of Our Lives)。這一部紀錄戰後美國人心理的片子，使威廉正式被人公認為一個傑出的導演。

威廉的作品亦以結構嚴謹和形式多姿多彩而出名，如「千金小姐」(The Heiress)、「偵探故事」(Detective Story)、「嘉莉妹妹」(Carrie)和「金枝玉葉」(Roman Holiday)等，他已充份地發揮了電影技巧。「金」片是使柯德利夏萍獲選為奧斯卡最佳影片後獎。

「山河血淚美人恩」(The Big Country)，相信很多人已看過，「蝴蝶夢」(The Collector)更被中國學生周報影評人選為一九六六年度十大電影之一。由此可見，他的才能是卓裕的。但「作者論」那班狂傲的傢伙竟將他打入沒落偶像的黑獄裏，實在氣人，為了正義，我將為他伸冤。

本文中要提到的另一個威廉，可能大家會陌生一點，他就是威廉·維爾曼(Nathan Welman)。他在默片時代執導過「翅」(Wings, 1927)、「奧斯卡最佳影片獎」他的風格遒勁有力，「公報」(一九三三)、「野孩子」(一九三三)、「總統失蹤」(一九三五)，都是極好的佳作。大家如果是一個流行歌曲迷，相信還會記得麥克·狄寧(Mack Dinning)唱的 A Star Is Born 這首歌，是狄寧成名之作，這部電影，也是威廉的成名作品。「毫不神聖」(一九三七年)、「露西哈答」(一九四一年)、「怪事」(一九四三年)，都是威廉的不朽之作，「怪事」更轟動一時。

「美國大兵傳」(The Story Of G. I. Joe, 1945)是他最好的作品，影評人一致推崇備之。

小佈告

Classics Of The Foreign Film  
The Academy Awards: A Pictorial History  
A Pictorial History Of The Silent Screen  
此外我還有電影雜誌，凡是本會會員而想閱讀以上所列書籍者，請與何國道同學接洽。  
又本校圖書館有下列有關電影書籍，值得一讀：  
世界電影導演散論——魯雅子作。  
The Cinema As An Art  
——導演——



## Things that annoy me. (Joseph Lin)

The eyes of people annoy me.

The waiter comes, holding the change on his tray. His eyes tell me to touch the notes only—not the coins.

The taxi-driver looks at me when I hand him the note. His eyes tell me that I am not going to get the change—and I don't.

The eyes of the worshipper beside me tell me that I am giving too little, so I have to put my hand in my pocket to fish for some more.

Why are people so very fussy about money? I can never understand.

The smiles of people annoy me.

In the elevator I press the button marked 5 for the Chinese fifth floor; then remembering my mistake I press the right button. The passengers beside me smile.

I ask the passenger beside me, obviously a Chinese, the time. With a smile he says in English: "I beg your pardon, sir."

I pick up a Chinese newspaper at the newsagent's. A schoolboy beside me smiles, and takes up one in English.

Why are people so conscious of another's nationality, or of the nationality which others are aping?

The handkerchiefs of those ladies of fashion annoy me.

A workman or a street-sweeper walks past such a lady, and her grace will instantly hold the handkerchief to her nicely powdered nose, and at the same time throw a contemptuous glance at the man beside her... Do all such ladies hold the opinion that

a labourer or a street-sweeper does not have his own self-respect? that they can always be insulted full in the face wherever they go?

The conversations of people annoy me.

"Oh, what a handsome ring you have! Pray tell me where you got it. And how much did you pay for it?"

"I am glad you like it. You can always go to Lane Crawfords and get one just like it—for a trifling eight thousand dollars".

"What exquisite pearls! But they are somewhat cheaper than what I want....."

"No, no, I am not in the habit of going to such restaurants—full of noisy, laughing Chinese. Besides, I think European dishes suit me better. I believe my stomach is completely westernized."

"I agree with you completely, since I am as if born with a European gut. Well, let's go."

Why can people not be serious and make a thorough retrospective examination and see if they have ever spoken a word that is worthy to be called "a word out of a man's mouth"? The fact that they could, but will not do so, is a thing that always makes me mad.

quarters way up this mountain is a very large Greek monastery.

The new town of Jericho is very pleasant. There are beautiful detached bungalows and two-storied houses, there seems to be every kind of tropical tree and plant, but palms, orange trees, the flaming red hibiscus, and the lovely purple jacaranda catch the eye most. Near the town was a big Arab refugee camp containing 25,000 Arabs who had fled from Israel.

To reach the river Jordan we passed over a very dusty track for about six miles. The river is disappointing—it is muddy, but is much wider than I expected and there is a considerable volume of water. By the side of the river was a stall selling excellent oranges and water from the river in a variety of plastic bottles. There was a camel couched on the ground with her young beside her. You paid about a \$1. to get a photo of yourself sitting on the camel. We almost had an accident here for the kindly old canon patted the young camel, and the mother camel nearly snapped off his hand.

On the way to Qumran we motored along by the Dead Sea. The sea looks ordinary—it is fifty miles long by ten miles wide, but it is 1292 feet below sea level, and the water is eight times more salty than ordinary sea water. Nothing lives in it and tradition says no birds fly over it. On the right hand shore of the sea near the northern end and about a mile back from the shore is Qumran where the famous scrolls of the Old Testament were found. They were discovered by accident in a cave

in the side of the hills. A young shepherd was searching for some lost sheep, he flung a stone into one of the caves, he heard a noise of something breaking, he became curious and went in, and found an earthen jar with some scrolls in it. He told his people and some more jars were found in other caves. When the great importance of these scrolls was recognised, experts got working on them, and from 1952 on all the caves and hills round the Dead sea were searched, and now these priceless scrolls have been translated and the original scrolls are kept in a special museum in Jerusalem. The whole book of Isaias has been found among them.

The cause of their being hidden in the caves seems to be that these scrolls were in a big monastery at Qumran belonging to a Jewish sect called the Essenes. When the Romans came suddenly upon them about the year 70 A. D., they had no time to take away these precious scrolls so they hid them in the caves hoping to return and recover them. But the Romans destroyed their monastery and either killed all the monks, or remained so long in the area that the scrolls were forgotten about and were only discovered 1900 years later by accident.

On our way back to Jerusalem we stopped at a beautiful rest house on the shore of the sea. As we sipped cool, black, bitter Arab coffee, we watched some people trying to swim—they could not sink.

PADDY FINNERAN, S. J.

## BETHANY, JERICHO, THE DEAD SEA AND QUMRAN

On May 16th an old Canon from Lyons who could not speak English, two American priests and I set out by car at 8.30 a.m. Taxis, when shared by four, are not very expensive, and are the quickest and most efficient way of getting around. Bethany which is about six miles from Jerusalem has a fine church that stands within a beautiful garden. Around the walls of the church, above the altar, is written in Latin the story of Lazarus, Martha and Mary. On the hillside, just behind the church, is the tomb of Lazarus. You descend about thirty difficult winding steps to reach the actual tomb. It was from this tomb that Jesus bade the dead Lazarus come out.

About half way between Jerusalem and Jerico is the inn of the Good Samaritan. The parable tells how the Jewish priest and the young clerical student passed by the man that had been beaten up and robbed and how the despised Samaritan took care of him and brought him to this inn and paid for him. Only some of the walls of this inn are still standing, but it must have been large from what remains of it. From this spot there is a commanding view of much of the surrounding countryside. On the road beside the inn were some Beduins with flocks of small, shiny, black, healthy looking goats, there were also some small white sheep with huge fat tails—they did not mix with the goats. On the hillside, near the road, was a low black Bedouin tent with some Beduins sitting in front of it

under an awning.

From this point, the road to Jerico descends almost continuously until you reach Jericho, which is 38 kilometers from Jerusalem and is 853 feet below sea level. It is the oldest continuously inhabited city in the world. The old city is in ruins, but from excavations, you can see the plans of the houses and the streets. These lie about 20 feet below the surface.

To the east of Jerico and about two miles beyond the Jordan and about 1000 feet high is the Hill of Temptations. Tradition says that it was from this mountain that the devil showed Our Lord all the kingdoms of the world—and certainly there is a tremendous view from the summit the Dead Sea lies to the south, Jerusalem to the west and the mountains of Moab to the S.E. About three

一、本報之宗旨，在於報導國內外之大事，以供讀者之參考。二、本報之內容，力求豐富，包括政治、經濟、文化、體育等各方面的消息。三、本報之風格，力求清新，文字簡潔，圖文並茂。四、本報之服務，力求周到，歡迎讀者之投稿及意見。五、本報之發展，力求進步，不斷提高報導之質量。六、本報之目標，力求成為最受歡迎之學生刊物。七、本報之願景，力求為學生提供一個良好的資訊平台。八、本報之承諾，力求做到公正、客觀、真實。九、本報之特色，力求突出學生之觀點和聲音。十、本報之未來，充滿希望，我們將繼續努力，為學生服務。







# WAH YAN STUDENT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STUDENTS' ASSOCIATION OF  
WAH YAN COLLEGE KOWLOON

Vol. 3

No. 3.

1st. Dec. 1967

## INVESTITURE UNDER THE STARS

Formation of Air Scout Troop of 11th Kln. Group,  
Wah Yan College - first of kind in Colony.

On very few occasions do people gather in the car park of our campus after dark. As far as I can remember, it happened only when there was either a school play, a concert or an opera going on; but again, never on these rare occasions did anything like a ceremony take place. But the first ceremony of this kind was witnessed on Oct. 28th at 6.30p.m. when the Air Troop of our college scout Group (the 11th. Kln.) Group had its investiture ceremony.

What occasioned such a ceremony at a seemingly most inappropriate time of the day? We, the scouters by whom the preparation work of the founding of the first Air Scout unit in Hongkong was done, did not quite expect it. We had, in fact, tried to avoid it since darkness tends to lower one's power of sight. But it turned out to be far beyond expectations — the darkness, little did it hamper the procedure, but added much solemnity to the whole ceremony that was meant to be solemn. The Air Scouts were thus invested just in the nick of time — and it turned out to be such a memorable ceremony!

The story of the formation of our Air Troop is a short one, being only a 2½ month story. There was time spent on training, on private consultations and on meetings but there was more time spent on planning, expecting, waiting and last but not the least, worrying!

It all started when Fr. Cunningham was asked by some R.A.F. officers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air scouting in Hongkong. He, being a great scouting enthusiast and the Hon. Sec. of our scout Group, decided to have an Air Troop in our college —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the Colony. With himself as the Scoutmaster, he planned the Air Troop with the help of two Assistant Scoutmasters. Initially, there were twelve members which soon increased to twenty-three. The preparatory work was done in about 2½ months and the recruits were ready for investiture.

Oct. 28th — the day for the 1st Group Meeting of all our scouts when the Air Troop, as decided earlier by the Group Council, would officially become a member of the Group alongside the three existing troops — senior, juniors A and B. It was supposed to be a big occasion with the Group further

expanding, adding to itself more members in the form of Air Scou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members of the Air Troop would have deemed themselves most honoured to be able to become a part of a most distinguished scout Group, one that holds a large number of scouts and yet manages to maintain a very high standard throughout. It was, therefore, most disappointing that the Air Scouts' investiture ceremony was found to be in doubt as a result of a delay in the delivery of badges and insignia from England. Owing to unavoidable reasons, these did not arrive on time, which, as we understood, should be three days before the ceremony at the latest. A message on the 27th informed us that they would be due on the 30th — just one day too late for us to attend the Feast of Christ the King!

The Air Recruits were just too eager to march alongside with the scouts of their own group on the Sunday 29th, in the ceremony of Christ the King. Their disappointment was such that they simply could not believe or imagine, that they, being noninvested scouts, would not be able to attend the Feast. We were very much at a loss on the morning of the 28th!

Then we had the latest information. The badges and insignia would arrive by the 1500 hrs. (3:00 p.m.) plane! But before that — the Group Meeting.

A speech from the principal, Fr. Reid, was given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plane was supposed to land at Kaitak. It was addressed to all the scouts to mark the opening of the first Group Meeting this year. Then at 1525 hrs. (3:25p.m.) he inspected the Group. Fr. Cunningham was off to the airport immediately after the inspection. He arrived at the airport and asked for the parcel and was told three times that it wasn't among the cargo. A fourth inquiry with an officer knew got him the parcel which actually did arrive and had had on it four "very urgent" tag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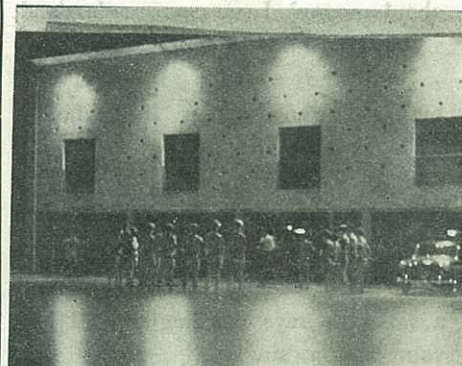
1645 hrs. — the Group was practising for next day's marching spectacular as Fr. Cunningham's car sped up our drive. With him were four girl guides from the 19th Kln. Company, Maryknoll Convent School, whom he picked up on his

way back. 1700 hrs. — the guides were at work, sewing the badges on to the berets. They had them all done in 20 minutes (a task that would take scouts more than half an hour to finish). Thanks a lot, Maryknoll, for those extremely handy hands!

Meanwhile, the scouts prepared for the ceremony. 1800 hrs. — everything was ready, troop and group flags and all. The Air Troop formed a square party on the car park, waiting for Fr. Cunningham to return (he had driven the girl guides home after their generous help). 1815 hrs. — he was back. He arrived soon enough but the night even sooner, so that we were up against darkness. The first member was invested just as the sky was dark enough to make stars shine.

Bill Fang and Leo Chu, the Assistant Scoutmasters, had the twenty or so recruits invested in the next thirty minutes during which time Night never failed to be a witness. The dimness added solemnity to the ceremony as the recruits took the promise "... to do their duties to God and the country in which they live; and to help other people at all times....."

Night was scared away temporarily as the Air Scouts gave their three hearty cheers after their investiture



After dismissal, they started to get excited about the following day when they would be marching to the stadium for the Feast of Christ the King. We had done it just in time! Many thanks to the scouts of our fellow troops for their kind concern over us and for the photographs which they took of us during the ceremony. Thanks also to the girl guides of Maryknoll Convent School and last but not the least, to Mr Night whose natural power enriched us with much atmosphere to bring about a most memorable ceremony.

BILL FANG

Assistant Scoutmaster  
Air Scout Troop  
11th Kowloon Group.

## Introducing the S.P.G.

The Hong Kong Students Press Group was established in 1949. It is made up of studen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freelance writing. They contribute articles on their views and school news on their own page, usually pages 12 and 13 of the Sunday Examiner. Now 29 schools send more than a hundred representatives to the press group.

The whole publication work is done by the members themselves. Among them are elected the chairman, the editor and other officials for the press group. When they have free time, the members come back to help in typing, layout and proofreading. Meetings are held monthly to discuss the function on the following month. Also now and then, the whole group has some social functions, such as picnics, visits and parties, etc.

The whole group is divided into four sections: news, features, entertainment and photography. Besides activities in their own school, the representatives may be asked to write on some important Catholic event or to interview other people. The rewards for the articles are given in terms of points. On obtaining ten points the owner may exchange it for a \$5 coupon in the Catholic Centre.

Our school has been a participant for a number of years. This year we have four representatives, who are:

Dominic Wong U6S2  
John Kao U6A  
John Loo L6M  
Victor Tong 5C

Dominic Wong has been a member since last year and is now the news section leader of the press group. Up to 3rd of November our school was ahead in the score, with 39 pts. and our brother school WYHK was second, with 32.5 pts.

Although the members are the main contributors to the page, it is not limited to them only. Any articles from non-members are very much welcomed.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writing and are anxious to obtain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any of the four representatives mentioned above.

If you have any article, you can send it by mail to the Editor, Students Page, Grand Building, 16th floor, Hong Kong, or through Dominic Wong.